# 山光水色一生缘
# ——记丰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英才

一生要走多少路，才觉“山山而川，不过尔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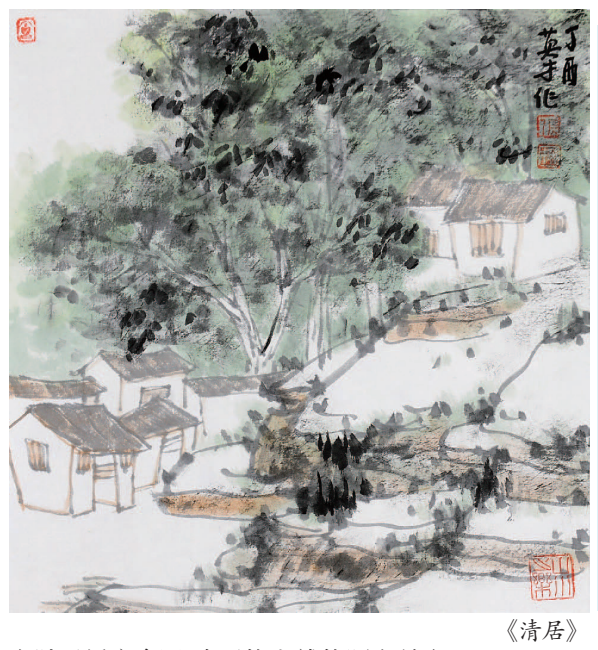
一生相遇几多人，才知“总有人间一两风，填你十万八千梦”？

一画抬笔，一笔起墨，大千人海人千万，皆愿山河无恙，人间安康。

张英才说，笔下山水，走过了他的时光，带他阅遍了四季模样。他这一生为画画而来，如今人间忽晚，十几岁拜师，好像还在昨天。

张英才说，一个人要去爬一次长城，才会明白，有些路总要自己走，自己蹚。

张英才说，每个人都有梦，长城也是一个梦。你看，雄关万里，这是一个奇迹，希望你也能创造自己梦想的奇迹。



《清居》

丰台区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张英才

## 闻声已觉光

采访前的几天，我翻看荣宝斋画册，一幅画上的蓝与黄，让我眼前一亮，继而再看，颜色的跳跃、大胆，抒发着画者山水创作的艺术特征和功底，也凝聚着画者本身性格与阅历的养分。画者把真实动态的山水带入到纸上，这个过程，必然不能闭门造车，眼见之处，注重现实，着彩于写生，呈现着真山真水真自由，在传统和创新间温润流转，在熟悉与陌生中珍藏着一个画家的往日时光。此画的作者便是张英才。

“我发现他从不进入名利之争，也不计较得失。他在逆境中不抱怨，不发牢骚，谦和处人，远离纷争的烦恼，没有心结缠绊，乐观面对人生，这无疑是绘画事业最好的前兆和最坚实的基础。”这是别人对张英才的评价，他笑称自己的人缘马马虎虎，并不在意自己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但却认为一个人最宝贵的品质应该是真诚，无论是否身处黑暗，出言胜于纸章合同，自己的光就能照亮前方。

张英才说，退休后，只有很短的光阴去继续完成梦想，怎敢放松！就算寿命超长，最多也是在家待着服老、认老。时光短暂啊，任务却艰巨。所以，时常把弦拉得很满，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包裹着自己。

《江山锦绣》

## 绘画的缘分

唐山大地震那年，张英才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正是这位恩师给了他人生转折点，启迪他绘画，使他走对专业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他推开艺术之门的王硕成老先生。张英才妈妈带着他穿过胡同去拜师。张英才跟在妈妈身后，妈妈仍在不停叮嘱：“这要不是担忧再地震，人家文化人把楼房换成了平房，到咱胡同来，你哪儿有这命啊！”张英才一边点着头，一边忐忑着见恩师的第一面。推开门，迈进脚，张英才就跟中国画结下了一生的缘分。张英才把平时爸爸偏爱自己的小人书里的人物画在纸上，恩师看了一眼，一句“成了！”定格了他的青春。

几十年后，张英才把自己的书画院取名为“大成英才”，为的就是感念师恩。张英才说：“恩师的夫人是旗人，我叫他们爷爷奶奶，开始是周末去一次，后来就当家人交往了。冬天装个炉子，搬个蜂窝煤，夏天拆了炉子，打扫一下屋子，爷爷奶奶出去，我就帮着给看家，跟自家孩子一样。”

父母支持，感谢恩人。我想，这是一位眼里有光的人，虽历经迷雾，却始终与心中的山水重逢，是人生盛景，是梦想长生。张英才知天命的年纪，父亲为已是编审的儿子骄傲，嘱咐他“好好画画，踏踏实实过日子”。张英才带着执着追求，带着父亲的厚望，继续一步一个脚印前行。

爱的力量让张英才建立了与绘画的缘分，而这份缘分又推动了他开启人生前进的篇章。

## 光是前进的动力

张英才画着画着，画到了18岁的雨季。这一天，胡同搬来了一位美术编辑部老师。张英才说：“夏硕琦老师一看，这小孩画得挺好，就问我愿不愿意到编辑部当临时工，让我回家商量一下。”

张英才跟父母一商量，都觉得是儿子所爱，还能因此有一份工作，便欣然同意了。当年的张英才没有参加高考补习班，在1980年他生日的那个月份直接参加了工作。

伴随中国画迅猛发展，张英才在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和展览部做得风生水起，他怀揣着工作必须具备的艺术素养，站在当代画坛的高度，与峰林一同峥嵘，与甘泉飞瀑一起流淌着艺术生命的原动力。

张英才的笔墨有着他独有的精神定格，工作中也有其从小到大父母教育的品格。我们眼中的张英才柔中有苍茫，刚中有厚情。这是山水走进张英才眼里的故事，让他所见人、事、物皆是山水，也不过山山水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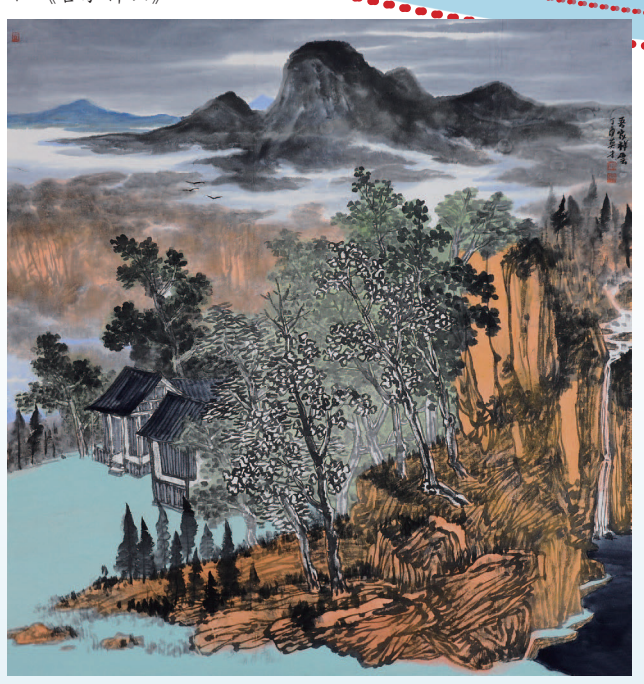
如果张英才重新站到18岁的路口，会依旧选择43年前的那个下午。他说，有时候，艺术界的探讨越激烈越有意义，但是自己从来不愿参与其中，尤其是对纯纯粹粹为艺术而活的相对辛苦的艺术家。我想，这是张英才的善良，也是他投入专注到更广博的天地的争分夺秒。

他有颗为一晚风、一陡崖、一花一茶画满世界的心。

长城有着大智慧，张英才认为长城文化是沉重的，但是长城精神却是每一个追梦人心中的目标。

大咖在丰台

▼《吾家祥云》



## 共同的追求

18岁的张英才在一份好工作的保障下，继续坚持着梦想。画着画着，他的眼中发现了有一个姑娘也在画着。

她就是恩师王硕成的外甥女唐维迎。恩师觉得徒弟工作难得，从中撮合，而张英才以为那美丽的姑娘不会同意。

或许正是张英才的勤奋和踏实，给了有着共同爱好的唐维迎一份好感，两个人因画画千里姻缘一线牵。那一年，张英才26岁。

婚后，平平淡淡，两个人从没房，到租房，再到自己买房，建立起了温馨的小家。直到现在，虽然退休了，但是张英才依旧是忙碌的。闲暇之余，张英才总是喜欢逗小孙子。

说起爱人，张英才觉得自己能顺顺利利把年轻的梦用几十年圆满，离不开身边人。爱人为了家庭，为了张英才的发展，收起了爱好。经历过相守的几十年，家庭的爱也被张英才泼墨在了作品上，那大胆的、温暖的颜色，一一呈现。

如果没有一颗宁静的心，没有一份安定的守护，张英才或许很难沉下来做自己、作画。张英才感念爱人的付出，自己主动担负起家务，让妻子有一定的创作空间。爱是相互的，像山与山的依靠、树和树的交错、叶叶的层叠，山水画贵在融为一体，而家，重在一颗心的相互守护。

## 给予别人光和力量

张英才始终感谢所遇的恩人。他说，他们像我生命里的光。那么小的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到与社会有了关联，没有光是很难有勇气走远的，而上天正是给了他一双发现光的眼睛，人与人之间的爱给予他光和力量。

张英才说自己顺风顺水，但谁又不曾知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在艺术家皆自命不凡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又得到认可是何等不容易。对于这一切，他都是轻描淡写。可能他会记得背着画板爬过哪座山差点从石崖上跌落，会记得哪一次的写生赶上暴雨瓢泼却又不敢躲在高山的树下，会记得哪一座城市的晚霞最美，哪一片海上的日出一生难忘。

艺术家对于快乐和满足的定义，很简单，他们不争不抢，却在画纸上的一枝一丫处与自己较量。“画实”是张英才觉得对得起收藏者最基础的真诚，可以泼墨满章，可以一笔通达，却在一笔一画中，在时钟滴答滴答中把过往的感怀和眼前的真实投注到创作中。我很想跟着他把走过的山川重温，他谦虚地说，画得还不够，年轻的时候忙于工作，每每动笔，凝神聚气又放弃，退休了，最远又能走到哪里呢？

艺术的意义就是在超越自我，超脱自然间激励我们努力迎接命运，改变命运。所以，人可以忧伤，但创作的艺术要战胜人性的弱点，蹚过人生的迷途，有磅礴，才有力量！

张英才喜欢长城，长城也筑就了他绘画的梦。长城是古人血泪的众志成城。绘画虽然是一个人独立的创作，但绘画事业却是一批有梦想的人的史诗。这座艺术的长城，写满了千万人的故事。这里面有悲欢离合，有傲人的成功，也有失败的凄凉，但是对于热爱，不为名利之下，应是复制了长城的坚不可摧、连绵不断。纵然，创作之艰苦谓之严寒，但那笔下的山河早已复夏。纵然，从一名默默无闻的画者到画家，要走很多的路，要用掉有限生命的很多时光，但是，艺术家用无悔在艺术之途的高岗上、险峰处，筑就了自己的一座座烽火台。

我问张英才：“儿时的您，会想到有一天成为大画家吗？”

他说他不觉得自己是大画家，因为他把最大的成就认定为可以画画，画一辈子，从儿时父母的支持，到爱人的支持，再到儿子的支持，让他在这份热爱里，为艺术赴汤蹈火，又因为对艺术的忠诚，愿随遇而安。

张英才说：“干一件事，还是应该执着、坚持，但又不能一成不变。要有所追求，一辈子若没有爱好，比如我没有绘画，整天就是吃完饭无所事事，有可能会痴呆。现在呢，我就想，一件事能够做好，能影响一辈子，带动一辈子踏踏实实，这就是成功的，不见得大起大落、大悲大喜。”

如今，张英才已是带着光环退休，却在各个方面继续发光发热。在外，为画友；在家，为家人。他很少想到自己，他喜欢画画，会画一辈子，这就是他人生的意义。他用画作与这个世界相连，在画画的世界里感受历史、感受河川，不断地自我成长，也在用画作给予他人热爱生活的动力。

大千人海，在张英才的眼中只有山川。在他访遍万里江河间，是与一张画纸、一支毛笔之间的缘。他是那么地珍惜纸张，好像每一张纸的诞生就是为了记录自然界中诞生的每一个宝贵的生命、每一个有趣的灵魂。他与画有缘，他这一生的缘都与山川解不开、剪不断。看着山川，看着看着，英才早已不是少年。

他走了一辈子写生的路，用劳动、用热情、用时光记录着一林一叶、一山一石；记录着父亲捧回来小人书时，那一双清澈渴望的眼睛；记录着母亲舍不得吃，也要为儿子拜师买上一提点心匣子时，那热烈又急切的目光……这些往事里的点滴，凝聚成一幅幅巨作，记录了一位画家，他叫张英才。

■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赵昕